

当代政治理论译丛

多头政体

——参与和反对

〔美〕罗伯特·达尔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当代政治理论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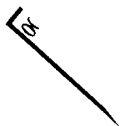
多 头 政 体

——参与和反对

〔美〕罗伯特·达尔 著

谭君久 刘惠荣 译

谭君久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美)达尔著;谭君久、刘惠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当代政治理论译丛)
ISBN 7-100-03979-7

I. 多… II. ①达… ②谭… ③刘… III. 政治制度—研究 IV. 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73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当代政治理论译丛

多 头 政 体

——参与和反对

[美] 罗伯特·达尔 著

谭君久 刘惠荣 译

谭君久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979-7/D·326

2003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4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16.00 元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 1971 by Yale University

中文简体字版经耶鲁大学授权

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译出

为了纪念 玛丽和她的希望

当代政治理论译丛

(首批书目)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上、下)

〔英〕昆廷·斯金纳

民主和资本主义

〔美〕塞缪尔·鲍尔斯

赫伯特·金蒂斯

多头政体

〔美〕罗伯特·达尔

自由的限度

〔美〕詹姆斯·M.布坎南

遏制民主

〔美〕诺姆·乔姆斯基

目 录

中文版序	1
鸣谢	10
第 1 章 民主化与公开反对派	11
第 2 章 多头政体重要吗?	28
第 3 章 历史的顺序	44
第 4 章 社会经济制度:集中还是分散?	59
第 5 章 社会经济秩序:发展的水平	73
第 6 章 平等与不平等	92
第 7 章 亚文化、分裂模式与政府作用	118
第 8 章 政治积极分子的信念	138
第 9 章 外国的控制	206
第 10 章 理论:概要与限定条件	221
第 11 章 附言:变革战略的某些含义	228
附录 A 根据适合政治反对派参加选举和机会大小的条件 对 114 个国家和地区所做的分类	248
附录 B 1969 年前后的现代多头政体	266
索引	272
译者附记	281

中文版序

我非常欢迎这本书出版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并高兴有机会专门补充一个中译本序言。

这本书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它所关注的问题:什么条件——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其他条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稳定?

这个中心问题又以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为前提,这个问题就是:为了保持民主制度的存在,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更明确地说,为了在一个大如国家的单位里使一个把公民权利扩大到所有成年人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得以存在,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区别这种类型的民主与其他形式的民主是有益的,后者包括古代雅典的民主城邦国家,在其他一切方面都很民主但作为基础的投票权却有限的政体——如 19 世纪的美国和其他某些欧洲国家的政体,以及在像地方政府、委员会及其他小型团体这类很小的单位可能存在的那种民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要提到的是,这本书所关心的是称为多头政体或者多头民主的、在大范围实行的现代形式的民主。

表 1.1 提供了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它显示了为建立“很大的人群中所实行的民主”(譬如多头民主)所需要的七项政治制度。

2 多头政体

我在后面的各章里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本书的中心问题),描述了七项基本条件并说明了为什么这些条件有利于多头政体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和稳定。表 10.1 对此做了总结。

1970 年以来,全盘拥有多头民主制度的国家明显地增多了。1970 年,可以被算做完全多头政体的有 26 个国家,即在这些国家里,多头政体的所有政治制度都是存在而且有效的。另有 3 个国家,除了充分包容的选举权外,所有制度现在都存在。在这几个不同于完全民主国家的国家里,每一个国家都存在某些对投票权的限制:在智利,一些农村的选民没有投票权;在瑞士,妇女仍被剥夺了选举权;而在美国的南方各州,非洲裔美国公民一般被拒绝参加投票——如果不是通过法律就是通过歧视。还有 6 个国家可以归类于“近似的多头政体”,因为其他的政治制度中有一项——比如言论自由——低于完全多头政体国家的水平。(附表 3 和附表 4)

仅仅十多年以后,完全多头政体国家的数目增加到 41 个,另外有 10 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除了局部的限制外也十分完备。这样,有理由认为约有 51 个国家为多头民主制。^①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多头政体的数目再次增加,达到 58 个。

多头政体的迅速增加使人们想到两个有趣的问题:第一,我们可以怎样来说明这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惊人的历史变革?第二,这些新的经验——如果有的话——如何清楚地显示了第 3 章里所描述的通往多头政体可能采取的历史顺序或道路,而“变革战略的含义”(第 11 章所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① 数字来自罗伯特·A. 达尔,《民主及其批评》(1989 年),第 241 页,表 17.3。

条件的变化

为简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想纠正我在第 11 章里所做的过于悲观的预测,我当时写道:“以为多头政体国家的数目将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不现实的。”(原书第 208 页)我刚才提到的多头政体数目的增加说明我的预测是多么错误——这是值得高兴的。那么,我所做的错误的预言是不是就否定了前面各章所做的分析呢?但又值得庆幸的是:可以很干脆地回答:不是。相反,我认为,多头政体数目的增加实际上有助于证实我对有利于多头民主发展和稳定的条件所做的分析。我的错误在于没有预见到这些条件会发展得如此迅速。

让我来做一个类比。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公共卫生方面的科学家描述了清洁的水源、改进的食品、更好的公共卫生设施等等许多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在一个国家出现,通常就会导致人口更加健康、更加长寿。但是,这位科学家又悲观地推断,在许多国家里,这些条件得到改善的可能性很小。他认为,大多数国家在今后的一两代人时间里都不会产生这些有利于健康的条件,因此,卫生方面不可能发生任何引人注目的改善。幸好,他的预言错了:许多国家采用了有利于提高卫生水平的条件,而这些国家的卫生状况也引人注目地改善了。因此,尽管他的预言错了,导致更有利于健康的条件的变革实际上有助于证实他所做的分析。

同样地,从 1970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第 4-9 章所描述的)有利于多头政体的条件在许多国家里都巩固了:

4 多头政体

* 很多国家的政府丧失了运用暴力和社会经济制裁手段压制反对派的能力。(见第4章)例如,在拉丁美洲,军事独裁政权由于明显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而在阿根廷,还有军事上的——失败而名誉扫地。同样,随着市场经济取代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中央政府的压制能力也同样大大减弱了。

*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很多国家经济制度的变革——更多地依赖市场,而不是较多地依赖中央控制——人民的社会经济水平显著地提高了。(见第5、6章)有些国家,社会经济水平空前提高。由于中等阶级在人数、教育、收入和影响力上的发展,传统乡农社会的僵化和极端不平等的状况发生了变化:重要资源的分配在相当程度上不那么极端了。

* 民主的观念和信仰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深入人心,发扬光大。的确,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政治积极分子和政治精英中间,反民主的意识形态黯然失色。

* 由敌视民主化的国家所施加的外来控制大大地衰落了。(见第9章)苏联的崩溃结束了它在中欧的霸权,让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赢得了充分的自主来建立民主制度。在西半球,美国——有段时间曾经支持拉美的独裁政权——开始转而支持民主政府。欧洲的民主国家也积极地支持民主化。此外,像联合国这些国际组织也帮助创造了一种有利于民主化的世界氛围。

* 但是,在有些国家,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仍在继续削弱民主制度的发展和稳定,这就是亚文化分裂依然存在。(见第7章)这

些情况在许多非洲国家尤其难以克服。给人深刻印象的一个例外是南非,尽管有过漫长的种族歧视,这个国家却努力实现了向民主制度的转变,平静得几乎难以置信。

因而,一般说来,在 1960 年前后,除了少数国家外,有利于民主制度的条件都很虚弱甚或就不存在;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这些条件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在多得多的国家里都成了现实。结果,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完成了或者正在进行向多头民主的过渡。

通向多头政体的道路

关于通向多头政体的道路和民主化的战略问题,我们从这些最近的经验中可以学到些什么呢?人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学术著作和文献涉及广泛,浩如烟海,无法在这里加以概括。^①不过,我们可能有理由通过这项工作得出几个结论:一个国家通往多头政体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历史、前期的发展以及有利于多头政体的条件已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在这些方面,每个国家都会有某些方面的特色。大概不存在任何通往民主化的唯一道路。看来,有许多条不同的道路。

我记着这些限定条件;打算提出关于通向多头政体的道路的

① 例如下面这几本书:胡安·J·林茨,《民主的过渡和巩固问题:南欧、南美和共产主义之后的欧洲》(1996年);拉里·戴蒙德、马克·F·普拉特纳、朱云汉、田弘茂,《巩固第三波民主》(1997年);列昂纳多·莫利诺,《巩固与危机之间的民主:南欧的政党、集团和公民》(1998年)。

6 多头政体

一般思路。

第1章提出了关于一个政府宽容反对派的可能性的三条原理：当宽容的预期代价下降，压制的预期代价增加，压制的代价超过宽容的代价越多，这时，宽容的可能性将增加。在谈到压制的代价对宽容的代价的超出额时，让我使用“压制的纯代价”这个术语。当然，“代价”这个词的含义是非常广的。

一种可能的民主化进程大概是这样的：

* 在一个完全独裁统治的国家，多头民主所需要的各种制度中，最有可能首先出现的是一种对那个政权来说压制的纯代价为最大的制度。

* 当这种制度获得立足时，压制的纯代价将进一步增大。

* 然后，压制的代价次大的制度最有可能获得立足。

* 等等，继续下一步。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通向多头政体的道路上这个过程不会中断，甚或有时不可逆转。但是，如果这个次序大致正确，它还是提出了一个粗略的民主化战略：集中力量争取实现该政权为对其进行压制而要付出的纯代价最大的民主制度。

假如不是在准备后来的一本书^①时所获得的某些有趣的证据，我就可能会在提出这个纯理论的建议时犹豫不决。1985年，我曾邀请两位助研把附表3(原书第248页)的数据推进到当时。

^① 《民主及其批评》(1989年)。

为做这项工作,他们制定出一个“多头政治尺度”,一端是“完全多头政体”,另一端是完全非民主的政体。为建构这个尺度,他们使用了表 1.1 的四项制度标准。^①

- * 存在可供选择的信息来源。(表 1.1 中的 6)
- * 表达自由。(表 1.1 中的 2)
- * 组织起来的自由。(表 1.1 中的 1)
- * 自由公正的选举。(表 1.1 中的 7)

在 168 个国家中,有 157 个可以正好放在多头政体的尺度上。一个未预料到的结果是出现了清晰的模式。紧挨着位于尺度上完全独裁政体一端的国家的是人们可以获得某些可选择的信息来源的国家。紧接着是除了可选择的信息来源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表达自由的国家。沿着尺度再往下的那些国家,除了这两套制度和惯例外,还有相当大的组织起来的自由。最后,靠近或位于尺度上完全民主一端的国家,除了刚才列举到的所有三项制度已经存在外,自由公正的选举也一样存在了。

对这些结果进行解释,说它们证明这些国家实际上遵循了它

① 他们所设计的尺度为从 0 到 10。一个国家如果四项制度都有效存在,这个国家就位于刻度 0。一个国家如果四项制度都不存在,这个国家就位于 10。从尺度上的一点到下一点的变化,表示四项民主制度中某一项的增减或效力的强弱。例如,排在 1 的国家 X,除了官方的观点可以在媒体优先表达外,在其他方面都类似于一个排在 0 的“完全民主”国家。在相对的另一端,国家 Y 虽然类似于位于 10 的——所有四项制度一概都不存在——完全非民主国家,但在国家 Y 并非所有的公众不同意见都遭到有效的压制,因此放在 9。

们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虽然会是一个错误,但是,在一个政权遏制多头民主的各种制度的所付出的纯代价中可以发现一种对这个模型的可能的解释。即使是对于那些独裁政权的领导人来说,完全遏制民主制度的出现而付出的代价也很可能过大。而且,对一个正在经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纯代价肯定要增加。社会 and 经济发展有助于造成某些有利于民主制度的条件,其中包括向更分散化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的转变、收入水平的提高、更普遍的文化教育、对更自由的信息交流的需要、减少对军队和警察压制的依赖等等。

即使一个高度独裁的政权,要查禁所有领导控制之外的可选择信息来源,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很容易变得极为庞大,尤其是在有现代通讯手段的条件下。因此,在尺度的某一点上,这个政权可能仅仅因为维持其信息垄断的代价太高——甚或根本就不可能维持——而放弃对信息的垄断。在苏联解体之前,已另有所钟的苏联领导人已不可能再阻止小道消息(*samizdat*)的广为流传。同样,当社会 and 经济发展时,要压制一切言论自由的纯代价急剧增加,不久就可能发展到超过政权可接受的程度。甚至在一个存在某种可选择信息来源和相当程度言论自由的国家,结社自由很可能对非民主的领导人极其危险,以致他们将为防止独立组织的产生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并同意付出相当代价来制止它们的建立。但是,随着社会 and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因压制的纯代价可能变得如此巨大而被迫宽容至少某些相对独立的团体的存在。当这些制度都得以壮大时,压制它们的纯代价就会更大。

最后的防线,即自由公正的选举,对这个政权来说无疑是最危

险的。因为如果采用了这个民主的制度,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就很可能要承受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将丧失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可能同意承担为阻止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然而,到最后,政权领导人当中的一个有充分影响力的派别可能会意识到,无论他们仍然拥有多大的合法性,如果不举行相对自由公正的选举,他们都将彻底失败。如果没有选举,他们可能只是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而要是没有有效的统治,从过去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获得的一切利益都会丧失。于是,终于跨过了这个最后的至关重要的防线。

让我重复一下:这并不是一个拥有非民主政权的国家为建立多头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可能采取的唯一道路,但它是一条可能的道路,而且它确实是一条大有希望的路。

罗伯特·A.达尔

1999年1月16日

鸣 谢

我要对洛克菲勒基金会表达我的谢意,是他们提供的财政支持才使得这本书以及我在政府与反对派这个课题上所从事的其他工作成为可能。我还受惠于耶鲁大学校委会从亨利·L.史汀生基金会争取到的对世界事务研究的赞助以及耶鲁大学提供高级教师奖金,它们使我得以完成本书的初稿。

许多同事在我写作的不同阶段阅读了全部的或部分的草稿,他们的评论尤有裨益。他们当中有弗雷德里克·巴洪、罗伯特·迪克斯、威廉·福尔茨、迈克尔·莱塞森、拉赫尼·科萨里、胡安·林茨和戈登·斯基林,他们都是姊妹篇《政权与反对派》的合作者;还有汉斯·达尔德、约瑟夫·拉帕洛姆巴拉、瓦尔·洛文、纳尔逊·波尔斯比和斯坦恩·罗坎。我还想感谢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上的学生们,他们愿意接受这本书的手稿并做出反应,这通常是极为有益的。

贝蒂·莫瑟利女士、米里亚姆·斯旺森女士和南希·霍斯金斯女士以她们的耐心、技术和速度把我的草稿变成了读得清楚的打字稿,我在此深表钦佩和谢意。并且,玛丽安·阿什女士以她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做的编审工作,使我又一次蒙受更多恩惠。

罗伯特·A.达尔